

# 诗韵遂昌·贯休《山居》(其二)赏析

□ 鲍宗武



## 山居(其二)

【五代】贯休

休话喧哗事事难，山翁只合住深山。  
数声清磬是非外，一个闲人天地间。  
绿圃空阶云冉冉，异禽灵草水潺潺。  
无人与向群儒说，岩桂枝高亦好攀。  
难是言休即便休，清吟孤坐碧溪头。  
三间茅屋无人到，十里松阴独自游。  
明月清风宗炳社，夕阳秋色庾公楼。  
修心未到无心地，万种千般逐水流。

**寻迹：**相传贯休和尚曾结庵遂昌唐山十四年。据记载：“唐山，在邑北十五里。五代时，僧贯休望气登山，即其地创翠峰院以居。”贯休在遂昌特别钟爱唐山，在翠峰院隐居数年，结庐筑庵、修身养学。唐山之名本此。“院北有涧，广五亩，虎跑出泉，澄沏甘冽，岁旱不竭，号虎跑邱。东有山盘陀而下，景物幽胜。休居十四年旋入蜀不返。后院圯，基存。有温州僧惠宰，梦神人导至一所，既觉景象宛在目中。乃西游，抵遂至峰顶，则皆梦中所见也。迺募捐创建堂宇，庄严佛相。竖山门，辟池亭，名胜为一邑冠。山北二峰卓峙，一名观音峰，一名罗汉峰。”(摘录光绪版《遂昌县志》)

**注解：**①喧哗：声音嘈杂刺耳。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：“射者中，弈者胜，觥筹交错，起坐而喧哗者，从宾欢也。”此处暗指世间繁琐杂事。②磬：<名词>一种打击乐器，用石或玉制成，后来用金属制造，形状像曲尺，悬挂在架上，有单个的特磬，也有成组的编磬。③冉冉：<形容词>柔软下垂的样子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冉冉，柔弱下垂之貌。”④岩桂：也称小花桂，见于山谷疏林、砂岩上的山地、石灰岩以及密林中。宋代杨万里《瑞香花》诗：“树如岩桂不胜低，花比素馨幽更奇。”清代俞正燮《癸巳存稿·桂》：“宋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云：木犀花黄深而大，一种花白浅而小，湖南呼九里香，江东呼岩桂，浙人曰木犀。”这里是指高中状元之意。⑤宗炳：南朝宋画家。字少文，南涅阳(今河南镇平)人，家居江陵(今属湖北)。士族。生于公元375年，卒于443年，东晋末至宋元嘉中，当局屡次徵他作官，俱不就。擅长书法、绘画和弹琴。信仰佛教，曾参加庐山僧慧远主持的“白莲社”，作有《明佛论》。漫游山川，西涉荆巫，南登衡岳，后以老病，才回江陵。曾将游历所见景物，绘于居室之壁，自称：“澄怀观道，卧以游之。”著有《画山水序》。宗炳社指的就是这件事，此处代表一种出尘之志。⑥庾公楼：《世说新语笺疏》记载：“庾太尉在武昌，秋夜气佳景清，使吏殷浩、王胡之徒登南楼理咏。音调始道，闻函道中有履声甚厉，定是庾公。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，诸贤

欲起避之。公徐云：‘诸君少住，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！’因便据胡床，与诸人咏谑，竟坐甚得任乐。”此处引用典故，比喻一个人陶醉的境界。

**译文：**不要说人世间的声音嘈杂刺耳，觉得做什么事都很困难。看看老翁只适合住在这样的深山里。听着远远传来音乐清脆的声音，把人世间的的是是非非都已经忘却了，我就像一个闲人，身心都放下了，存在于天地之间。站在空阶之上，看着地上绿圃生长，天上白云悠悠。聆听着流水潺潺，看见地上万物充满了灵性。没有人告诉群儒学子，攀折岩桂也就这样令人欢欣了。难就难在哪一个能做到说放下就完全放下的？真正出家人的修为，应当是一个人冷冷清清，孤独地在高山之上，或在溪流清寂之处吟唱静坐。住在三间简的茅草房中，没有人会来过问，在十里松阴上独自畅游。像宗炳一样陶醉在明月清风之间，像庾公一样陶醉在夕阳秋色之间。但是修行未到，这些净境也只有徒添愁思，修行也是白费的，一切仍是随波逐流而去。

**作者：**贯休(832—912)，中国唐末五代前蜀画家、诗人，婺州兰谿(今浙江兰溪)人。俗姓姜，出家为僧。贯休雅好吟诗，常与诗僧处默隔篱论诗，或吟寻偶对，或彼此唱和，见者无不惊异。唐天复年间入蜀，蜀主王建称其为“禅月大师”。赐以紫衣，诗名高节，宇内咸知，尝有句云：“一瓶一钵垂垂老，万水千山得得来。”时称“得得和尚”。其部分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。兼善草书，时人比之为阎立本、怀素。出生于诗书官宦人家，七岁即入兰溪和安寺跟从圆贞長老学佛，曾结庵遂昌唐山十四年。自幼聪明伶俐，记忆力超群，传说能日诵《法华经》1000字，过目不忘。又好作诗，与僧友处默经常唱和，相得益彰，因而十五六岁时即有诗名。二十岁受具足戒后，开始漫游。先入浙东五泄山寺，修禅十年。后游学洪州钟灵山，不久，又北上西北、蜀北等地，后又折回家乡东阳居数年。黄巢起义攻陷东阳后，辗转流离于山野之中。唐昭宗乾宁二年，在荆门依附成汭并与吴融学士交往唱和，此后不久因得罪成汭而出走。天复三年入蜀，深受蜀主建王的礼遇，赐号“禅月大师”。于前蜀永平二年，卒于蜀中，时年八十有一。有诗集《禅月集》存世，现存诗共计735首，在唐五代诗僧中，数量之多仅次于齐己。贯休博学多才，工书法，擅草书；善绘画，长于佛像，尤以画罗汉像出名。所画罗汉庞眉深目，隆鼻突颧，形象古怪，自称得之于梦中所见。今流传有多种摹本的十六罗汉像及石刻画。与齐己、皎然并称为“唐三高

僧”，后人编纂《唐三高僧诗集》。《唐才子传》称赞他“一条直气，海内无双。意度高疏，学问从胜。天赋敏速之才，笔吐猛锐之气。乐府古律，当时所宗……果僧中之一豪也。后少其比者，前以方支道林不过矣”。贯休有文集40卷，当时的著名诗人吴融为之作序，称《西岳集》。后贯休弟子昙域重加编辑，称《宝月集》。流传于日本的《十六罗汉》相传是他所作。

**赏析：**《山居》诗其实总共24首，本文选择其中两首。据《山居诗并序》云：“愚咸通(唐懿宗年号860—872)四五年中，于钟陵作山居诗二十四章。”《山居》24首在钟陵所作，钟陵乡位于江西省进贤县东北部，军湖南岸，东与抚州的东乡县、上饶的余干县隔信江相望，史称“三府三县”要地。由此可见，《遂昌县志》所载并不一定是史实，贯休也未必真的到过遂昌，所写《山居》也不一定是遂昌的唐山。但笔者想，通过引导读《山居》诗，了解遂昌关于贯休的历史传说，走进遂昌的唐山，亦是无妨的，故此收录本诗。

有人说，中国人是“头戴儒家冠，身穿道家袍，脚踏佛家鞋”，儒家的积极入世、道家的逍遥出世、佛家的看破人世，都在不同阶段、不同际遇下影响着我们的精神。同样禅诗也影响着我们的精神境界，在诗中有禅、禅中有诗、诗中有理的体验中，让我们心境豁然，窥视新的人生境界。贯休《山居》亦是如此，入境入禅首先讲究的是心静，心静“则万物莫不自得”。佛语中说，人主要对所有的事都执着，对所有的烦恼都招惹，即使早已风平浪静，我们还要坚持，正所谓“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”，烦恼痛苦也因此而来。正如贯休诗云：“数声清磬是非外，一个闲人天地间。”在贯休的眼中，一是要远离世上的喧哗事，二是远离人世间的的是非外，只做人世的一个闲人，沉浸在深山之间，沉迷于数声清磬之内，那么烦恼自然少了，心自然就静了。第三句诗进一步描写沉醉于山水之间的境界，孤独的站在空阶之上，看着地上绿圃中植物的生长，天上白云悠悠飘过。聆听着流水潺潺，欣赏着地上的异禽灵草，只觉得世上万物都充满了灵性。可见，一个人能感受到绿苗生长、白云悠悠，沉醉于深山与清磬数声，体会“异禽灵草”之间的，一定是心与物合、清静无为的境界。

第二首诗，诗人更描写到一个人难以说放下就放下，人世间诱惑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可见，“清吟孤坐碧溪头”是多么不容易。而孤坐是要有修为的，古有“孤坐无人问，壮志消沉，喜人清闲运”，又有“幽居百无营，孤坐若假寐”，而贯休则是“孤坐

碧溪头”独自清吟。接着诗人写了一句山居的环境，“三间茅屋无人到，十里松阴独自游。”概括起来就是三间茅屋、十里松阴、明月清风、夕阳秋色。所谓松阴，亦作“松荫”，松树之阴，多指幽静之地。宋代苏轼《病中游祖塔院》诗：“闭门野寺松阴转，敲枕风轩客梦长。”明代唐顺之《松关》诗：“月出照松关，松荫正满地。”反观贯休遂昌唐山的休养之地，也的确是一个幽静之地，可以说四面环山，苍绿幽静，是一个养生修养的清静之地。笔者为了考察贯休的休养之地，专门到了唐山，以此往北，翻过一座小山，就有一条小径，直通而下，可以直到源口村。一路上烟花野草，山林树立，流水潺潺，的确有桃花源的景色。诗人把这种环境比作宗炳参加庐山僧慧远主持的“白莲社”，沉醉山川，一心无尘；同时将吟咏诗乐比作庾公楼，沉醉其间，自得其乐。在这样的山水之中，身与山水融合，心也与山水融合，从而达到禅意的境界。所以禅意的境界，在于修心，心如莲花才能够与万物融合于一体，正像诗人所说的：“修心未到无心处，万种千般逐水流”，意思是心没有修炼成功，心如死灰，身如朽木，永远不可能达到禅意的境界，如此千般万种的景色，那也只不过是景色而已，不能与心融为一体，达到禅意的悟境。

王国维曾说人生追求的境界有三种：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”此第一境也；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此第二境也；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此第三境也。那么禅意的境界也有三种：第一重境界是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。一个人的人生之初纯洁无暇，初识世界，一切都是新鲜的，眼睛看见什么就是什么；第二重境界是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。随着年龄和资历的增长，看到的世界就不一样了，看到的山不是原来的山，看到的水也不是原来的水，看到的世界也不是原来的世界。进入这重境界，人是激愤的、不平的、忧虑的、疑问的、警惕的、复杂的。人不愿意再轻易地相信什么。人在这个时候看山也感慨，看水也叹息，借古讽今，借题发挥。山自然不再是单纯的山，水自然不再是单纯的水；第三重境界是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。许多人到了人生的第二重境界就到了人生的终点。追求一生，劳碌一生，却发现人外还有人，天外还有天，循环往复，绿水长流。因此，应该回归自然，返璞归真，专心致志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与旁人少些计较，以宽宏之心应对天下之物，这样人与物合，身与世合，达到禅意的境界。这就是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的人生境界。所以阅读贯休的诗，和人生的境界一样，要从修心入手，保持内心的宁静，内心强大了，你的世界才能够强大。正如一句话：“人本是人，不必刻意去做人；世本是世，无须精心去处世；便也就是真正的做人处世了。”

其实贯休的24首《山居》诗当中，有许多充满禅意的诗句，如“举世只知嗟逝水，无人微解悟空花”，如“应恐无人知此意，非凡非圣独醒醒”，又如“但见山中常有雪，不知世上是何年”，还有“只有逍遥好知己，何须更问洞中天”等。读着这些充满禅意的言语，你就会自然静下心来，慢下脚步，看一眼人间世故，赏一朵梅花绽放，听一曲幽蝉，品一壶醉意……让我们都读一读这首《山居》，说一说贯休的那段传奇，品一品唐山的幽胜，静一静内心躁动的灵魂，那也是一件人生快事。